

何家归鸿

侯严峰 著



何家归鸿

侯严峰 著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处归鸿 / 侯严峰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10
ISBN 978-7-5561-1110-7

I. ①何… II. ①侯…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2452号

何处归鸿

著 者 侯严峰
封面题字 王跃文
责任编辑 胡艳红
装帧设计 杨发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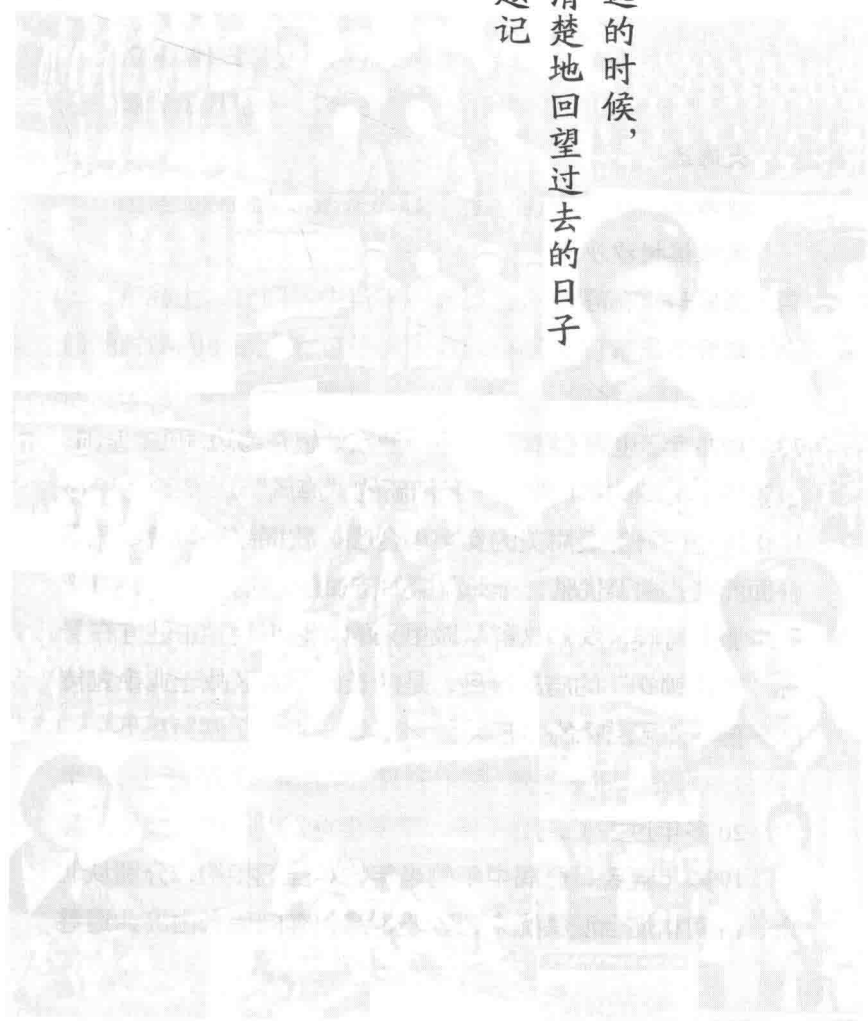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1110-7
定 价 35.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离得最远的时候，
才能更清楚地回望过去的日子
——题记



引子

大海边

沙滩上

风吹榕树沙沙响

渔家姑娘在海边

织呀织渔网

.....

1975年，电影《海霞》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风靡全国，也为那个沉闷的年代吹来一股清新的“海风”。

这是一首舒缓甜美的女声小合唱。歌词淳朴，渔乡气息扑面而来；曲调优雅，椰岛风情如诗如画。

那个时候，我们这群从城里来的青葱小兵，正驻守在号称“京津锁钥”的庙岛群岛，是内长山要塞区战士业余宣传队一群不知愁滋味的文艺兵。

20多年过去了。

1996年夏天，已届中年的当年的兵娃们相约，分别从北京、济南和烟台汇集拢来，登船越海，奔向南长山岛，追寻

曾经的绿色家园。

夏日的大海，轻波微涌，鸥鸟翔集，海风拂面；登陆艇上，几位当年的女战士簇拥在一起，不知道谁起了头，便妮妮地唱起了这首海岛恋歌。

高山下

悬崖旁

风卷大海起波浪

渔家姑娘在海边

练呀练刀枪

.....

还是那般投入，还是那般抒情，也还是那般旁若无人。

在岛上，我们这些当年的老战士，和要塞区宣传队一群新潮时尚的小战士有过一次联欢。小战士们为我们表演了现代“拉风”的歌舞、歌曲。在他们身上，依稀看到20多年前的我们的影子。不同的是，他们的青春更加无忧无虑，更加激情四溢。

从北京赶来的宫一力，曾在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扮演李铁梅，是要塞区后勤部“学唱革命样板戏学习班”里的“角儿”。兰心蕙质的她，当年只有16岁，扮相好，戏唱得也很有味道。

我提议她上台来一段，她竟不记得唱词，跟我一起哼了半天，也没有回想起几句，只好作罢。我想借把二胡来段独奏，又发现如今的乐队只有电子琴、架子鼓。

最后，还是我们中的“金嗓子”刘金凤登台，演唱了一首歌曲，才为我们这些老战士讨回一点儿颜面。

“我们的军旅时代过去了。”大家便不由得生发出一阵感叹。

晚宴，大家高兴，都喝得不少。

饭后，战友们三五成群，到海边漫步。大海之夜，月光皎洁，潮涌轻抚沙滩，梦幻般低吟浅唱；海岛还是那么宁静，海风还是那么清凉。每一声海浪回响，每一阵海风吹过，带给我们的都是无尽遐想。

一些人喝得尽兴，醉卧床榻。睡梦中露出的甜美微笑，许是又看到当年的舞姿婆娑，听到当年的歌声回荡？

一早醒来，大家乘车来到绿荫包裹的烽山极顶，看那晨曦的红阳，听那海涛的咏唱。

仿佛，又回到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当年风姿倜傥的乐队指挥武斐，是这次活动的倡议者之一，这时也是头发稀疏，白皙的脸庞上有了岁月的痕迹。联欢活动结束后，他提议，老战士分别送小战士们一句军旅寄语。

记得我说的是：“部队给了我人生的启蒙，这启蒙让我受益终身。”

还侧过身来，面向坐在一边的小战士们扯着嗓子嚎了一句：“珍惜吧，在部队宣传队的日子！”

人生从军旅启碇，自此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天涯漫漫，何处归鸿？

第一部

面试	002
小楼	011
农场	016
训练	021
家书	029
班长	035
情伤	041

第二部

乐手	052
进岛	065
青涩	074
方言	082
笃学	088
淬炼	093

第三部

激情	104
伙食	110
军服	121
长大	132
巡演	140
事故	154

目录

第四部

砥砺	166
相片	179
指挥	190
颂歌	201
熏陶	208
琴缘	216

第五部

队长	224
女兵	230
嘎子	242
惜别	249
远行	255
后记	271

第一部

何家歸鴻

面试

当兵是我们少年时代许多人的梦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的口号叫得正响，北方边境局势扑朔迷离，东南亚那边更是烽火连天。看着《鸡毛信》《红孩子》《英雄儿女》长大的那一代，心里总是叠印着绿色的少年梦幻。

“文化大革命”那些动乱的岁月里，除了“工农兵”，似乎再没有其他“纯粹”的社会职业，其中最令人钦慕的就是军人。在纷乱的烟台街头上，一些顽皮的孩子骑着自行车，飞快地从戴军帽的行人身边掠过，迅疾把军帽抢走。要是有人穿件草绿色军服游走街头，那可比现今任何时尚衣饰都耀武扬威。

我家住的大院有几户军人家庭，人家的孩子就穿了重新剪裁了的军服，脑袋上还扣上一顶军帽。看了着急，更有几



1971年，我入伍后在蓬莱县画河照相馆拍的第一张照片。那时刚满16周岁

分妒忌，就软缠硬磨地让妈妈扯了几尺土黄色的布，又四处寻摸了几个老式军服的纽扣，请人缝制了一件“军服”上衣。穿上后，对着镜子上下打量，却怎么也找不到解放军的感觉，倒像是电影里“二鬼子”模样。

那时候，“一人当兵，全家光荣”，门楣上挂着的“光荣人家”小牌牌，不知让多少人家羡慕，也不知让多少人家趾高气扬。我还有几个月就面临毕业，“九年制高中毕业生”除了上山下乡，或者几个当班干部的同学被挑去“三线”军工厂，也没有多少出路可以选择。

我们家4姐弟，大姐已经下乡两年多，二姐分到一家制药



孙翠美，就是面试那天，在我的伴奏下，演唱《智取威虎山》小常宝“只盼深山出太阳”的女孩儿

厂，我和弟弟还在上学。“工农”都有了，只缺一个“兵”。

我没抱太大奢望。爸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冲击，“解放”没几年，当时还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在学校，无论学业，还是日常表现，我都不属于“显山露水”的那一伙。

小时候，我口拙嘴笨，不善与人交流。读初中时，班里上课前，要有一位同学领读一段“毛主席语录”，还得领唱一首“革命歌曲”。虽说准备了好几天，但轮到我领读、领唱的那天，还是紧张得面红耳赤，捧着“语录”的双手一直在抖动，话语磕磕巴巴；领唱的歌曲是很熟悉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可一出口，竟然把歌词直接念了出来，惹得老师着急，同学侧目。

我是班里的“基干民兵”，大小也算个“人物”。有一次，班里组织同学给“基干民兵”提意见，坐在我课桌后面的一位女同学站起来，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主要缺点：“整天价

死气沉沉。”好像还缀上一句更伤人自尊的话。

轮到我站起来表态时，并不敢提任何异议，除了把“死气沉沉”悄悄换作“暮气沉沉”之外，只能诚心检讨，表示悔改。

木讷的我，也有自己的人生“理想”。有人问我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解放军！“文革”后，尤其是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我便隐隐感觉到，幼年时的这个“理想”，怕是难以实现了。

似乎应了“自古穷通皆有定”那句话，机会来得让我有点儿不知所措。

1970年秋季的一天，我被妈妈喊到烟台市法院机关的一个院落，还让我带上家里那把爸爸常拉的二胡。

和妈妈一起陪我的，是一位我挺熟识的叔叔。他说：“部队招文艺兵，你去试试。”

胳膊夹上二胡，就朝一栋二层楼房走去。

走到楼下，忽听一间房屋里，传出阵阵悠扬动听的二胡乐曲声。直到今天，还能记得那二胡演奏时的旋律：慢板时有如小溪淙淙，快板时恰似落盘珠玉。

不知道二胡是谁拉的，但知道自己的琴上功夫不如人家，就想打退堂鼓；身子就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缩。

还是那位叔叔给了我勇气：“别怕，上去试试再说。”

打起精神，蹑着步子进了门。

其实，我自幼喜欢上音乐，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爸爸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前，爸爸闲暇时，常常会拉拉二胡、小提琴。那时，我还上小学，爸爸没有刻意教我，我也只是觉得好听、好玩。

读中学时，我和班里的几个爱好音乐的同学常在一起练习二胡演奏。同学中也确有一个演奏水平高的，会拉二胡、高音二胡等不少民族乐器，就经常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子，睥睨着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指点我们几个初学者。

后来，二胡、板胡能拉出个调调来，赶上班里排演小节目，班里也会请我参加乐队的伴奏。

学校时常停课，我就有不少空闲时间可以打发。家里那把二胡音色一般，也没有经典的传统曲目可供练习，甚至以前那台手摇式唱片机和一大摞唱片，也不知被“抄家”的那帮人给抄到哪儿去了。我们班里有位同学，不懂音乐，家里却有一把类似专业级的二胡。我就时不时地跑到他家，翻出他藏在箱子里的一本二胡练习曲，按照曲谱标定的指法、弓法练习演奏。

过了一年，我就能照着曲谱，演奏难度较高的二胡独奏曲《赶集》了。这首曲子吸取安徽民歌《王三姐赶集》中的音乐元素，中板、散板、快板等乐段变化多端，演奏中则运

用了二胡大上滑音、下滑颤音等表现力很强的技巧，活画出乡间女子俊秀、活泼、含蓄的音乐形象。

.....

这天参加招兵面试，仓促间没带曲谱；别的曲子怕人挑剔是“封资修”的玩意儿，也没敢拉。就把平素熟悉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唱的那段“只盼深山出太阳”，稀里糊涂演奏了一遍。

手抖指颤，掌心冒汗，一直低着脑袋，好不容易把曲子拉完。抬头一看，才发现一屋看热闹的人群中，二姐竟也在场。

考官并没有当场做出评价，甚至一双眼睛也透着不置可否的神情。“下一个！”他喊道。我知趣地站起来，提着二胡快步逃了出去。

“大概没戏了！”我想。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当天晚上，我又被部队的考官喊来。这一次，是让我给参加面试的声乐人员伴奏，还是那段“只盼深山出太阳”。演唱的那个姑娘身材颇长，眼睛大大的，是后来一起入伍的孙翠美。

有人演唱，伴奏时心情就比白天平和了许多，二胡拉的

也流畅了。当孙翠美唱到“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那段“反二黄原板”时，演唱者和伴奏者竟然同时沉浸于唱词描绘的情境中，唱的委婉凄怆，拉的如泣如诉。到了“垛板”“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只盼着早日还我女儿装，只盼讨清八年血泪账”时，更是一番快拉急唱，气氛激昂。

伴奏时，我生怕面试考官忽略了我的演奏，就把二胡拉得响亮。“演员演唱的时候，伴奏要轻，这样观众才听得清唱词。”带兵的军官对我进行现场指导。

到部队后才知道，那个军官是内长山要塞区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叫谢富礼。熟悉后，见谢副处长的名字挺奇特，人又面黑如炭，我们背后里就管他叫“谢副总理”，像是称呼一位非洲来的政府官员。

谢富礼是从济南军区军乐队下放到要塞区的。在军乐队，他吹过单簧管，也拉过低音大提琴，是个音乐行家。

过了好长时间，没再听到招兵的消息。那一年，学校没有上山下乡任务，班里几个去沂蒙山军工厂的同学定了下来，剩下的同学，在等着分配到国营或集体企业。

烟台第四中学“九年级”的课堂不再上课，大家每天都在等着“分配”，没人知道自己的去向。我还是按时到校，百无聊赖地熬着日子。生怕当不上兵，遭受同学奚落，参加

招兵面试的事也就守口如瓶。

一天，班里师生正在郊外山上进行课外劳动，忽然接到通知，要我马上赶回学校，说是校领导要找我谈话。

在学校，我算是个庸常之人。爸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难，我们做子女的在外面也抬不起头，慢慢习惯了谨言慎行，露脸出头的那些事，就离我很远。平时别说校领导，就是班级领导也与我少有交流。

心情恍惚地走进校部。一位校领导张口就问：“你最近与部队有过联系？”

我一愣怔，一时没反应过来。毕竟，参加招兵面试的事有一段时间了，况且，对能否考上，心里并不托底，甚至没抱多大希望。更为担心的是，背着学校参加招兵面试，会不会惹了什么麻烦？

“好好想想。”校领导的语气不像是找茬。

缓过神来，才想起招考文艺兵这档事儿。于是，怯怯地，把当时的情况向校领导如实“坦白”了。

“当兵是件光荣的事儿。”校领导倒挺和蔼：“你被部队挑上了。先去医院体检，然后到市人民武装部领取入伍通知书，今天就得跟人家走。”

闻听此言，开始有点儿发蒙，继而频频点头，再而撒丫子就跑。